

努力记录好下一个十年的故事

□董夏青青

2018年6月9日,小说集的责编王苏辛发消息告诉我,说五位评论家在上海思南读书会的现场,向读者们介绍和推荐了这部集子。当时我正打算跑一趟克州的边防连队,这个消息给了我很大鼓舞。在高原红色医疗队工作的医生路俊霞曾和我谈,巡诊时,一位战士曾对她说了一句话:在生命禁区守防,感觉被全世界遗忘了。这句话让路医生很心痛,她说,对于战士们来说,在边疆最幸福的事也许就是被人记得。这也让我感到,只要多一位读者看到他们的故事,时时压在身上的歉疚感就可以减轻一分。

2020年,因为一次任务,我再次来到南疆高原,在前线的战士当中,有一名兰州籍士官,为了给自身体弱多病的妹妹看病,供妹妹读研究生而自己中断了本科学业,参军入伍;有一名特战旅的班长,用湖南的家乡话告诉我,他父亲曾经外出务工,受伤后回家一直卧床养病,家里越来越穷,被同村的一些人看不起。父亲曾对他讲,自己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,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儿子在部队干出个人样,让家里人能在村子里抬起头来。为了给父亲和家人争得荣誉,这名班长凡事冲在最前,他说因为自己岁数大,已经错过了考学提干,为此,他珍惜每一次冲锋的机会。这名特战旅班长曾在8月1日的朋友圈里转发过这样一首小诗:“嘴唇破裂,那是对山风的尊重,不影响微笑和怒吼。指甲凹陷,那是对高原的尊重,不影响敬礼。”

像在那一次的采访中,不只是牺牲的几名英雄和祁发宝团长的战斗精神与坚定信仰,还有那些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家乡普通话的基层官兵,他们冲锋在前、舍生忘死的精神,教育、鼓舞着我。于是,在小说《冻土观测段》中才有了班长背着、抱着战士过冰河的场景;才有一名士兵在家信中写到,“因为这里每一名战友之间相处得就像家人一样,互帮互助,还有班长排长、连队主官就像长辈一样照顾着我们。遇到了事,永远抢先站出来保护我们。”

那趟采访,也赶上我所在单位主办的《陆军文艺》杂志创刊筹备最为忙碌的时候。在山上,我一边采访,一边在手机有信号的时候约稿和编辑稿件。当时,也是军旅作家的贺捷生部长为《陆军文艺》亲自撰写了近四百字的创刊贺词,其中有段话说道:“创立《陆军文艺》,我的理解,就是用军事文学的样式,捍卫我们的光荣,抒发我们的光荣,增添我们的光荣,并在未来的征途上,创造更大的光荣。”

这段话震撼并启发了我,在随后的采访途中,我留心每到一地都向战士们约稿,意想不到的,很多战士都拿出自己创作的诗歌交给我,有古体诗、白话诗还有散文诗,有的诗,甚至就写在一张烟壳上,诗句质朴无华却直击人心。

这十年间,我于2016年参加了中国文联第十次、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在开幕式上,习近平总书记讲到,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,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密相连、休戚与共,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。对文艺来讲,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,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。而在边防官兵身上,在他们写下的字

句之间,恰恰体现着一种崇高的思想与观念。

2021年,我又作为军队文职人员代表,参加了中国文联第十一次、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在讲话中,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,向世界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。这让我意识到,紧紧围绕实现中国梦强军梦,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,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,为强国强军提供精神文化力量,对于我们这代军队文艺工作者来说,责无旁贷。今后,应当努力具备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“深厚的天下情怀”,在创作中,学会从历史和生活在的全部具体性中去讲述强军故事。比如说,通过戍边青年官兵和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群像塑造,去展示新时代的

中国形象,努力以文学为载体,讲好中国故事。

在2022年第五期的《陆军文艺》杂志上,王俊康记者在上一篇文章中讲到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事:

在2020年的一次紧急任务中,海拔5000米的两个哨位上,战友们已断水断粮,边防团决定派出战马往山上送物资。在编的战马“飓风”和“子弹头”奉命前往一线,当连队的指导员看到战士小何在马儿们身上多挂了

两桶饮用水,便很心疼这两匹无言的战友,不但将小何训了一顿,还把马儿身上的水卸了下来。战马无言,但极通人性,水卸下来了,“飓风”和“子弹头”却死活不肯走了,用头不停地顶下那两桶水,直到把水装在身上才肯出发。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,没有路的岩石上,马路发出的声音叩击着一名战士的心。每走一步,“飓风”和“子弹头”四条腿就不住地颤抖,发出沙哑的嘶鸣,虽然步履蹒跚,但始终未停下脚步。藏族战士桑巴多吉一直牵着他们,至今回想起那一幕,仍忍不住流泪,“最后一趟运输结束,我看到‘飓风’两圈到马圈门口后,开始低下头找东西,可是在原地转了两个圈后,便开始嘶鸣起来,而且嘶鸣得越来越急切,我正把玉米拿出来喂它,它就突然倒在地上了。第二天早上,‘子弹头’也倒下了,它们真的太累了。”

这个�故事让我想到,尽管这十年间的高原后勤保障越来越完善——雪域高原上,官兵野外驻训住进了保温方舱、宿舍、食堂、集成盥洗室、干式洁厕所、库房等模块一应俱全,方便组装;蔬菜工厂让鲜菜供应替代了脱水蔬菜;新式羽绒被装也让边防连队了“里三层外三层、棉裤外加再套一层”的便;边防连队不仅配备新型吸氧设备,还配备了新型微压氧舱——但与都市生活相比,在边防工作与

生活仍十分艰辛。事实上,在广袤大地的每一个岗位上,都有人时刻准备着应对瞬息万变的环境,付出更为艰巨和更为艰苦的努力,就像“飓风”和“子弹头”当时想到的——尽自己所能再多做一点。

接下来,我将以真诚的笔触,让那些受新时代召唤而产生的英雄们在纸页上鲜活起来,“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拼搏者、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”,努力记录好下一个十年的故事。

在这万物澄明的初秋,我一直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。《钢的城》,这部与我养我的家乡息息相关的作品,终于以单行本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。回想起《钢的城》的创作历程,我的思绪飘到了十年前。

那时候,距离我下决心写《钢的城》已经过去了4年,我的初稿已经有了18万字,但书名却怎么都无法准确而富有意味地表达我的所思所想。《钢花璀璨》《大浪淘沙》《浴火重生》《新生》等等,我想了不下十几个书名。我最初的设想是写我最熟悉的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,写钢铁行业经历的几番起伏探索,写身边的发小、工友这些年的奋斗经历。主要事件脉络设想从1994年写到2000年,中间粗线条体现大冶特钢的百年历史。

但长篇小说是一场文字马拉松,并不是每个夜晚都能顺利跑到预定的里程。一天晚上,我带着心里的千言万语,下笔却一时找不准节奏的惆怅,走到海观山,望着灯火辉煌、干净整洁的十里钢城,今昔对比的慨叹不由得涌上心头:如今的钢城再也不是昔日灰蒙蒙的“光灰灿烂”之城了,也不再需要用又高又粗、冒着黑烟的大烟囱标志自己。我脑子里忽然冒出来一个书名:“钢城”,何不就直接一点?如果钢城太硬,那就加一个“的”字来缓冲,来增加意味感,于是《钢的城》,一个完全贴合我全部思绪的书名就这样产生了。

我出生在钢厂,一生与钢厂结缘。父亲罗宝山是《冶钢报》编辑,母亲傅普云是南湖小学教师。很小的时候,我就每天听广播里父亲写的通讯稿,对父亲充满崇拜,我也想让自己的文字被别人看到、听到。大学毕业后,我回到钢厂上班,做技术员,画图纸,暗地里写作。父亲发现了,厚厚的手稿被撕成碎片。我同父亲第一次有了言语冲突。父亲生气地用手指点着我的鼻子说:“你这样就是不务正业!小仲马写出《茶花女》是偶然的吗?毛头小子,什么都不懂,还写小说!”万般委屈与无奈间,我只得按照父亲给我规划的技术员、销售员的路走下去。

可我还是想写。于是在做技术员的同时,每天偷偷带着小本子,随手记下所闻所感。十几年下来,我的日记有十几本。在大冶钢厂,我从技术员走上领导岗位,亲身经历着这个大厂的改革变迁。1999年,当我从大冶钢厂走出去,去上海创办自己的企业时,我的心在无数个偶然间,总是会想起钢厂——这个行业我太熟悉了,这个城市我太热爱了,我接触过的大部分人都至真至美至纯至善。这一切是我的牵挂,是我的根,我一定要写点什么。

2008年,我在美国休斯敦做国际贸易,起初很顺利,中间也难免波折。每到夜深人静,我就思念家乡,思念家人,然后就在地图前面细细摩挲,试图确定家乡黄石的位置。在世界版图面前,我的家乡有多大?怕只是一个小小小小的点,可这个点像一团燃烧的火焰,在我的心头跳跃,在我的心里呼之欲出,甚至每当我看着世界地图,找到中国之后,眼睛立刻就会聚焦于心里设定的这个点,情难自抑。

一天,我忍不住拨通了父亲的电话,令我意外的是,以前一直反对我写作的父亲,这次一反常态,居然特别支持我。父亲激动地说:“儿子,写吧!你年轻时没阅历,靠书本的启发空想乱编写不出好小说。现在爸爸支持你写,好好写写自己的经历,写写我和你妈妈,写写平炉上的工友,写写我们的钢厂、城市、长江,更要写国企改革的艰难探索,写咱钢厂的厚重历史,写咱钢厂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的贡献!”父亲越说越激动,我也越听越高兴,越听越有决心。

不幸的是,2009年4月28日,父亲离我而去,留给我的,除了他的书《钢花璀璨》,还有50万字的手稿。我一次次翻阅父亲的手稿,看他记录下的那些关于钢厂的故事,想着父亲一再提醒的,写作一定要扎根生活,我的写作方向日益笃定:以大冶钢厂为原型,写好“钢的人”,展现“钢的魂”!

除了父亲的支持,当然还有外部“刺激”。十年前的某一天,我在鞍钢参加一个订货会,鞍钢的销售经理在台上介绍,鞍钢是中国的第一家钢铁企业。我作为客户代表最后一个发言时,掷地有声地说:“请允许我更正刚才经理的话。中国的第一家钢铁企业在湖北黄石,是张之洞、盛宣怀创办的钢铁企业!”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可见,在我的家乡黄石熊熊燃烧了这么多年的炉火,为共和国的钢铁工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我的钢城,多么需要一本书来记录自己、展示自己!我愈发感到责无旁贷,也不断从写作的“小我”走向“大我”。

2016年,在意大利石油装备展上,我见到了原大冶钢厂技术处的胡处长。得知我在写《钢的城》,他高兴地说:我给你提供点素材。大冶钢厂是中国唯一打赢欧盟反倾销官司的钢铁企业。当年,中信特钢董事长钱刚也跟我说过:别说历时三年,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打赢这一仗,不为别的,就为我们要对得住自己是中国人!

从小我就很喜欢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其中一句话总是回响在耳边:“灵感是在劳动中产生的。”灵感不仅仅是创作灵感,还有销售灵感、炼钢灵感、人生灵感、生活灵感,人与人相遇的灵感。而一万种灵感,终于汇聚成我写作的力量。

我不断地走访、听故事,不停地写,一转眼竟然过去了14年。在这5100多个日子里,我的思考一再蜕变。最后,时间跨度变成了从1994年到2018年,人物从自己拓展到工友、钢厂的管理者、改革的带头人等60多人。很多人物都有原型,他们的故事如电影般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可见。我要写钢铁工人的内心世界,写他们的所思所想;我要写他们的伤心和苦难,更要写他们的欢乐幸福,以及对明天的期望。因为有了这些“钢的人”,才会建造出我们的“钢的城”。而《钢的城》里的临江市,有“光灰”到“光辉”的蜕变,正是一个城市在劳动者的汗水中不断发展的真实写照。在人物命运的交响曲中,我力图写出钢的质地、钢的音色,而小说的真正内涵——临钢精神,钢的魂,也正是城市工人新的精神面貌的缩写。

写作期间,我像一枚不停旋转的陀螺,飞速旋转着,一字一句地修筑属于我们钢的人的文字长城。疑惑、困顿、痛苦、纠结、欣喜、畅快、笃定、享受……在写作的万般磨砺中,我每天进步一点点,在材料的取舍、结构的安排、细节的穿插、矛盾冲突的设置等方面,都有了诸种心得,这些都是我在生活洗礼、故事洗礼之下,获得的文学上的洗礼。

很幸运,《钢的城》第一部在《十月》杂志上发表,就获得了湖北省的屈原文艺奖。第二部在《十月》杂志发表后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。而在这些外在的呈现之下,是我的灵魂所进行的一次漫长的旅行,是我对家乡、对历史、对钢城、对工友、对人生的情感不断加深的过程。有了《钢的城》,我才感觉自己大半生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的一番摸爬滚打,才没有辜负生我养我的钢城。我感恩自己出生在钢城,感恩让我从小生活在文字和浓浓钢铁味中的父亲母亲!感恩我的“钢铁大学”——大冶钢厂一炼钢厂,感恩那与钢花对峙,与炉火交锋的火红生活。感恩黄石这座城市,感恩这个变化的时代。

回顾整个写作历程,我更大的感恩是写作带给我的一切。写作需要野心、决心、耐心和平常心,这样你才能在文字里和你的人物对话,和过去的自己对话。这样的时刻,与其说写作是作者和世界对话的途径,不如说是作者在写作中让自己再活一次。青春会被写作召唤回来,写作会让现实和时代变得更有活力,所以,《钢的城》是一部充满了青春活力的书,我希望它展现了全国一千多万钢铁人的青春活力,展现了共和国钢铁工业的活力。

十年长跑为钢城

□罗日新



不知不觉,参加工作已有13个年头。

工作以来,有近十年时间都是在新疆度过的。中国是世界上陆上邻国最多、陆地边界最长、边界问题最复杂的国家之一。而新疆56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,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四分之一。在新疆工作期间,我亲眼见证了随着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从提出到实施,作为向西开放的“桥头堡”,与八个国家毗邻的新疆,成为世界瞩目的地缘焦点。

记得2009年7月的一天清晨,父母陪我从北京花园路的家中出发前往首都机场。在机场托运行李时,母亲一边把我大包小包搬上柜台,一边无奈地说:“带这么多东西,不打算回来了?”那时候,父母无法理解,为什么打小听话的独生子女会突然不声不响,自作主张地申请毕业后前往新疆工作,尤其是父亲,多年难以释怀。而他们不知道,毕业时,系里并没有分配到边疆的名额,经过学院首长和多位师长的帮助,我才终于得到实现创作愿望的机会,这份“成全”来之不易。

去到新疆后,我在新疆军区领导、同事和战友们的关心下,逐渐适应下来。而之后写进非虚构作品《胆小人日记》的维吾尔族邻居,还在上小学的小凯德丁,则给予了我陌生土地上的第一份友谊。今年,已经长到一米八五的凯德丁考上了内地一所知名大学,他阳光、聪颖、机敏、好学,热爱音乐,对前程充满信心。每当他弹唱了新的作品,有了新的好消息,仍会第一时间与我分享。

当我熟悉了营区生活,当时的创作室主任周寿老师便鼓励我到边防走一趟。卢一萍老师也告诉我,他给自己的定位是“一位行走在旷野中的写作者”,并鼓励我也要坚韧、勇敢地行走。随后,我站上北疆草原,看到了周寿老师笔下飒爽的骏马竞相奔驰;爬上南疆高原,见到卢一萍老师小说中质朴憨直的边防军人,惊讶于新疆辽阔天地间刮过的大风,竟能给身心如此痛快、透彻的涤荡。及至感受边塞寒霜带雪的大风在刮了上千年之后依然寒透人骨,毡房帐篷里,孤灯下的人影依然伶仃可叹,便明白自己想做且必须做的——“就是要拿起文字的凿子,一下一下破除表面的冰壳,将这些以理想和奉献为追求的军人生活开采出来,让读者看到他们安静无闻的身影,是如何在大漠中留下灿烂而伟大的生命轨迹。在边疆苦寒之地,人与人、民族与民族之间又有怎样弥足珍贵的情意和交往。”

在这份愿望的驱动下,我相继去到新疆各地的边防连队,将许多人迹罕至之地的地理和人心面貌存于文字中保鲜,通过小说《科恰里特山下》带到人们面前。

在文学中我们必定相遇

□张哲

就是记忆钩沉,那些记忆早就经过时间的发酵失真变形,像是动物反刍一样,当我再回忆起它们时,那些让我有书写冲动的记忆一定衔接勾连着我某种最本质的情结。2018年,我写了一篇叫《女人四重奏》的小说,发在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上,讲了四个相持相助又各揣秘密的老闺蜜。小说里面有一部分写的是我早年在城里租房,房东阿姨和我的一些交往片段,她80多岁了,每天倒拐得特开心,老伴之前是派出所的领导,不在了,儿子早就成家,两室一厅就她一个人,她租房和其他人租房还不一样,她把房子租出去的同时,她也住在里头,就等于我要是租下房子,她有一半的功能是和她就伴。好在性格特刚,我俩话并不多,她每天都沉浸在她的小世界里,基本上我俩唯一的交流就是隔三岔五她让我出去给她捎东西。我俩就这样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年多。距离她从房子里搬出去将近十年,不知她是否还住在月坛北街,也不知她和她儿子的关系是否缓和,我常常想起她,不自觉地向往以她为原型写些什么,这就是人和人交往过从甚密之后,无意识的自然流露,她有血有肉,有名有姓,一直记在脑子里,念在心里,更想存于笔下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,写作成了我个人的脚注,是时间的延展,日头的积累,或者说,写作成了我活着的照见。我生长在燕山石化,那是北京的西南郊区,行政上属于房山,整个石化区以厂区为核心,一点点辐射出家属楼、医院、学校,后来又有了快餐店、超市、电影院,现代生活像是一层层嫩嫩的新肉,包裹着坚韧的骨头。远郊给了我乡土生活的魅力,石化区又让我见识到工业文明的魅力,在这里火炬比太阳重要,机器的轰鸣是恒定的呼吸声。2019年,我写了一篇叫《鲤》的小说,发表在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,主题为“寻找”,空间意义和精神世界的双层寻找,写了“80后”对于“现代”的顺应与逃避,对于旧时光的迷恋与追溯。其中涉及石化区的命

运,相熟的邻居们大多都搬走,街道清静,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繁荣无法相比,虽然我也搬家离开了石化区,但听闻这种变化还是有点伤心,我想把这种失落的情感寄托于小说中,小说还写了我和我发小从情同手足到形同陌路。小说涉及我们这代人的一些选择,比如出国留学、做代购以及我们在丰富的物质生活面前如何控制欲望,比如人到中年精神上的疲倦、内耗和失序。

后来我开始思考,不再局限于私人情感的表达。2020年年底我写了一篇小说《金花》,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,关注的是月嫂这个群体,我因为要照顾小孩请过一个阿姨帮忙,她来自河南农村,儿女都留在老家,她负责北上打工赚钱,我以为她的目标一定是赚了钱把孩子接过来,但她说等钱够了她就回去,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回驻马店,这当然有一部分是房价的原因,但多年北上的生活并未让她对北京这座城市有太多留恋。作为一个20余年的城市体验者,她对于城市经验依然保有警惕且怀疑,反倒是对乡土文明昂然自信。人口流动中涉及“心灵安置”的问题,“费孝通讲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人口流动而不乱,是因为‘人人心里有个家’”。我家月嫂对于家的理解又何尝不是呢?北上广固然好,但驻马店远比北上广更接近她心目中“家”的定义,那里才是她的精神原乡。

时代在变化,传统和新变总是辩证依存,对于传统的模仿和致敬是我写作以来的主要功课,争取在致敬传统中开掘出一点新意。现在的写作环境非常好,因为太多的资源可以利用,比如公开课、直播、论文库,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,基本上想获取任何方面的知识都是可以的,主要的阻碍是时间问题、自我局限,还有如何对抗惰性。社会学的很多课题都内具现实意义,比如中国的税制改革、城市化进程、资本下乡,比如农村的产业发展、农民“内外有别”的行动伦理等等,为书写小说提供了大量扎根生活、落地有声的资



源,解释着当下的中国。

随着思想上的一点点转变,再加上利用新媒体时代的各种资源,我写作的方向开始由个人经历转向更为开放的空间。2021年我写了一个短篇《劝人方》,后来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,关注的是短视频时代中的曲艺人,探讨了传统曲艺和新技术角力与共存的问题。相声这门艺术看似没门槛,其实门槛在门里,门打开后有一万节台阶等着,每一节台阶怎么上,它伴随着巨大的孤独感,这篇短篇小说主要探讨的就是这个。小说涉及了很多行话,江湖上称为“春点”,还有一些曲艺行业内的规矩,以及直播平台的打赏谢榜等等,写过程转化为拓荒勘探未知领域,说实话更像是以前做记者时的状态,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搜集资料和采访,写完之后的成就感也是成倍的。

写作6年,截至目前我一共完成了18个短篇,其中的13篇集结成了一本集子,取名《共生的骨头》,模糊地想表达“写作是我身上的一根肋骨,它与我共同成长”的意思,后来这本小说集有幸入选了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,对我而言是莫大的鼓舞。我觉得自己还能继续写下去,因为很多师友们的鼓励,更因为我无法甘心一些人和事只在我一个人的心里活着,我希望自己有能力把他们呈现出来,让更多的人看见。文字就是有这样的超能力,安排人和人相遇。引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,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我存在着,我在生活,我将生活下去。”我写作的年头不长,要说其中的收获,我想最大的就是我对人和人之间的情分更加珍惜。